



說 小

刊叢術藝民人

英雄回家

著陽 黎

版出司公誌雜海上



人 民 藝 術 叢 刊

英雄回家

黎 陽 著



上 海 雜 誌 公 司 出 版



版權所有•不准翻印

一九五一年五月第一版

上海印 0001—3000

英雄回家

•人民藝術叢刊•

著者 黎 陽
編輯者 武漢人民藝術出版社
出版者 上海雜誌公司
上海寧波路655號
漢口交通路 38號
長沙府正街 48號

印刷者 中和印刷廠

編號.549 版稅.199

目 錄

英雄回家	一
廖政委	五三
都是真心話	七三
前進的意志	一〇三

英雄回家

—

四月的天氣，北風吹動着平原上的麥浪，晴朗的天空，照着解放了的大地。人民的軍隊，奉着毛主席的命令，從華北向南方進軍。隊伍經過了老解放區，沿途的村子燒茶送水、扭秧歌、贈錦旗，歡送勝利的大軍渡過長江。在大軍挺進當中，離黃河岸不遠的劉家畝發生了一個故事。

劉家畝一共只有二三十戶人家，土改以後，光景都過得頂不錯。大軍路過，他們除了燒茶水、送錦旗，還把村裏向南的大道修得一展平，走過這路的隊伍，沒一個不稱讚的說：

「農村真是變得快，你看，路修的多平啦！跟鋪上地毯一樣。真是新中國的樣

兒，一切啥都變得新新兒的！」

隊伍在不斷的向着南方。

爲了在沿途籌糧，一支南下的解放大軍，在劉家峁二十里外宿營了。上級命令：隊伍等一天再向南去。劉家峁也接到區支前委員會通知說：今天沒有隊伍。

劉家峁的支前工作，覺得還要加緊準備，就利用隊伍沒到的空隙召開村幹部擴大會議，全村除了小姑娘娃娃們，上山放牛放羊的以外，能參加的人都參加了。

大會上討論了籌糧、籌草、騰房、讓炕，最後一件討論到扭秧歌、送錦旗。有人提議：由婦女主任涂秀銀代表全村獻旗。還沒有決議下來，一位婦女站起來說：「俺不同意婦女主任代全村的表，她家掌櫃的是個國民黨，不能代表俺們的心！」

婦女主任涂秀銀聽到這話，像鋼針扎上了心尖，一下就火了，唰的一下站起來，臉紅紅的說：

「俺丈夫余海林，是個國民黨兵，那也不是他自願的呀！是叫反動派拉去的呀！俺不送旗不打緊，咋也不該冲那上面拉呀！」

說後再也發不上言，一個人悶悶的坐在房角板凳上吞心酸淚。事情還沒完，院外邊一羣小孩又拌上嘴了，秀銀知道是自己的孩子喜珠，在跟別人小娃吵架，就退出會議場，冲院外喊：

「喜珠，你吵個啥呀？」

一個八九歲的孩子，長得很俊，穿得乾乾淨淨，頭上紮了條新白毛巾，跑進來拉着她的衣襟說：

「娘！別人又叫俺小反動派了！」

秀銀「唉」的嘆了聲氣，摸着喜珠頭說：

「別吵架了，回家去，娘開會完了給你作飯。」

喜珠蹦蹦跳跳的走了。秀銀看到孩子的背影，不覺心上又湧上了一陣難受；怪余海林太不爭氣了！打仗這些年，爲啥不開竅，回到自己的隊伍解放軍裏來呢？是死是活，也不捎上個信，是爲啥呢？真叫人想不通！……想着，秀銀又悶悶的回到了會場。

會議開得最熱烈的時候，劉家峁出現了一位解放軍同志，看樣子有三十二左

右，他的個子高大粗壯，身板挺結實地，眼睛溜圓直打閃，眉毛漆黑，肉皮是黑裏帶紅，精神是那樣的振作；他穿着嶄新的軍裝，胸前除了紅邊黑字符號，還有毛澤東獎章，勇敢胸章；衝鋒式倒掛在他的右肩，米袋像一對洗衣棒，垂在他的胸前。這位英雄進到村裏，有半個鐘頭以上的時間了，他從東頭走到西頭，從南頭走到北頭，沒有碰上一個可以問路的人，看到的倒是家家戶戶新修刷的房屋。

下山的太陽，一條條紫紅光，照着村裏的樹和各家新高梁桿砌的圍牆。他着急起來，究竟那個院是他的家？就在村南頭一棵歪脖子樹下站定，發呆的想着。

劉家塢八九年前，到處是砂坑砂樑，好些人家的房不是塌了牆，就是塌了屋角。這啥那些殘痕沒了，窗格上都糊上了新白紙，沒有一點可以捉摸。於是他回過身來，把歪脖子樹瞅了又瞅，摸了又摸，從樹下發現了一個黑窟窿，他忽然想起：作娃娃時代，同村裏的小伙計，在這樹下燒過土豆的事情來了，不由得高興的喊出來：

「這總算給俺找到了，這就是劉家塢！」

這棵歪脖子樹，聽人說有一百多年的壽命了，每到春上它長出一批細條，發出

一批新葉，在日本鬼子、國民黨侵佔的時候，幾次要砍去修砲樓，架橋樑，全村人苦苦哀求說這樹歪不成料，才算把它留了下來。這樹下面，不但年老人愛來坐坐，在事變前，很多年青人到了夏天，也到下面乘乘風涼。進村的這個英雄，來這歪脖子樹下的時候更多；記得是他大爺給說了親，姑娘又是本莊的人，那姑娘姓涂，名字叫秀銀，就是今天劉家塢的婦女主任，沒過門以前，他倆總是在這歪脖子樹下面，今天樹下的長石條沒有了，樹幹上還有槍彈的痕跡。這些東西引起了這位英雄想到老遠：想到了九年前，秀銀扛着大肚子，爲了求國民黨不要抓他的兵，追趕到這歪脖子樹下，拖着抓兵的人說：

「老總，你不能把他抓走呀！俺家裏全指望他過活！老總，你作作好事吧……」
抓兵的國民黨沒有管這些，罵了一聲，槍托打了秀銀一個臉朝天，還橫起眉毛眼說：

「老子們管不了這麼多，是上面蔣總裁的命令，誰管得了你的死活！」
他想着想楞住了，覺得要想起那些事情來，就不能忘了自己是解放軍，習慣地打了一下天庭，瞪圓眼睛珠子，向那歪脖子樹不遠，大道左邊的一塊平台，一連五

間的瓦房院走去。

這一連五間的瓦房，大門朝東，對着大路，大路右邊是一片打場，打場的盡頭是一條清水溝，溝的對面是一塊堆滿柴禾的空地。莊稼約莫在半里以外，那些莊稼這時都抽了穗，遍地的麥芒到了山頂，一陣晚風刮來麥芒的清香。進村的英雄，看到那豐滿的麥地，禁不住自言自語說：

「唉！不知道，俺那三畝半地，叫地主給烏賴去，政府是不是給俺分回來了？」

說着，氣就湧上了心坎，手摸着身邊的衝鋒槍，向前走了幾步，想把那個傢伙打死，他說：

「老子今兒報仇的時候到了！」

想一槍把人撂倒，不看家回隊伍。胸前的獎章碰在衣鈕嚕嚕的，他低頭看到了胸前符號，覺得自己是人民解放軍，報的是大仇，打了人也不合政策，嗯了一聲，抬起頭說：

「俺咋糊塗成這，都尋思些啥呀！」

又打了自己的天庭，皺着的眉梢也隨着展開了，眼瞅着村裏的房說：

「咋整的，村裏咋一個人都沒，叫俺到那疙瘡去打問嘛！真調理人！」

只有憑着他的印象去找。轉回身來，瞅到五間平房圍牆外，一個小孩背冲他坐着。於是放下了心就冲喜珠走去了，他說：

「小老鄉，請問你，這個村上有家姓余的嗎？住在哪個院？」

喜珠剛才跟人打架就爲了姓余的吵起來，這啥又有人問他，背冲着英雄噉起嘴說：「不知道，你問……」

這英雄姓余，叫海林，喜珠就是他親生兒子，因沒下地他就當了兵，誰也不認識誰。

喜珠沒說下去，聽說話不是那麼熟，就回轉身子，一看是解放軍，和氣的說：

「同志，你問道嗎？」

「不，俺打聽一個人，你能告俺嘛？」

「同志，俺不知道，你要問俺帶你到支前會去，那兒人多。」

「行，求你給俺帶個道。」

他父子倆就沖開會的地方去了，走在半道上，余海林說：

「小老鄉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姓啥？」

「同志，你打聽路，問這幹啥？」

「沒啥；問問。」

「那俺不知道。」

「你告訴了，俺給你糖吃，還給你好玩的。」

邊說邊從衣兜裏掏出了一個紙包，拉着喜珠的手，要他接下。喜珠有個擰勁，沒有娘的話是不會接下的，掙脫余海林的手，跑得遠遠的說：

「解放軍都不吃老百姓的東西，俺娘是婦女主任，常沖俺說：老百姓也不興吃解放軍的東西。」

「俺們軍民一家嘛，怕個啥，拿上。」

「不吃東西就不是軍民一家啦？同志，你不是要問路？俺們快走吧！」

他父子倆又並排的走過了歪脖子樹。就在這時候秀銀開完會回來了，手裏拿着紙包的紅旗，喜珠看到了娘，老遠就喊着，跑到跟前說：

「娘，同志打聽道，你告他冲那股道走。」

秀銀不知道穿軍裝的是余海林，匆匆忙忙的跟平素一樣，對路過的同志指着方向說：

「冲大道，箭直向南，就是中牟縣城，還有十八里就到了。」

說後秀銀拉着喜珠，一面說，一面就打余海林面前走過。喜珠是個調皮的孩子，手給秀銀拉着，頭可是向着後邊，他看到余海林沒走又冲秀銀說：

「娘，那同志像沒有聽清楚，你再給他把路指指。」

秀銀站定，轉過身子，手指着南邊說：

「同志，沒錯，箭直一條大路。」

秀銀還是沒有認出穿軍衣的余海林，說後仍回過身子往家走。可是余海林像是把秀銀給認出來了，猶豫了一陣，提高嗓門喊道：

「老鄉！你等等，我問你一個事。」

秀銀和喜珠停下了，余海林從歪脖子樹向前碎步的趕，相隔一丈來遠問道：

「請問，你知道這村上有一家姓余的在那個院？」

喜珠一聽又問姓余的，心有些煩了，拉着秀銀的衣角說：

「娘，走，別管他！」

「你咋不兜人喜歡了，同志有事咋不告訴呢？同志，你問那家姓余的？」

「有一家叫余海林的家在那兒呀？」

「這……啊！他不在家，你問他做啥？」

「……唉！俺給他捎了封信來，你……」

「他的家在那……」

秀銀想指着那五間瓦房說，手沒舉起來就縮回了，說：「你的信給俺捎上吧！」秀銀說着向余海林走來，眼睛從他的獎章、符號、槍、一身的打扮，移到了余海林的臉上，忽然發現了余海林右耳根下邊的小黑疙瘩，秀銀記得很清楚，黑疙瘩是余海林割柴火從山上摔下山溝的傷痕，心裏想着就跳起來了，問道：

「你是姓……」

「我姓余，叫……」

沒等余海林說出名字，秀銀肯定的認出了他，叫着說：

「海林！你咋回來了呢？」

余海林作夢也沒有想到，會在這兒碰上秀銀，第一個給帶路的就是他的小子，禁不住額頭上冒出了一陣汗珠；秀銀不知咋的，也掉下了幾顆眼淚。

二

多少年不見面的夫妻，猛一碰面，大家在新社會裏，穿帶上都換了樣，大家都難認出來。余海林真沒想到這就是涼秀銀，要不是她先叫一聲，還得打問東鄰西舍，於是把淚水浸模糊的眼睛，睜得大大的看了秀銀身上的穿帶：她老藍布衫洗得半新舊，黑竹布的褲，一個補釘都沒有，頭上還有三道道藍的新毛巾遮住灰塵，臉上沒有一點愁樣，是眉飛眼笑的神色；那不洗臉，不梳頭的影子，在秀銀身上找不到了，因此，心裏覺得特別的高興。秀銀見到余海林是紅光滿面，身板比在家不知壯了多少倍；瘦猴、長頭髮在他臉上也沒影了，那垂搭的兩個破袖頭的苦難的日子在余海林身上也不再出現了；由於這些的改換，在她的眼睛裏也出了神。兩個人的心坎上都湧出了高興，同時兩人的喉嚨，都像塞住了一個拳頭，好多的話就是說不

出來，心窩跳得跟擂鼓樣的七上八下，呼吸也短促了。喜珠立在秀銀背後，看到娘對解放軍的熱情，也莫名其妙起來，只有豎起耳朵聽娘的說話。秀銀好一陣才喘過這口氣，摘下了頭上的毛巾，擦擦汗珠，瞟過余海林的胸章後才說：

「你看，喜珠都這麼大了！」

余海林順着秀銀的手，回轉身子想拉着剛才那個調皮的孩子，沒等轉過來，喜珠早跑了。秀銀看到這事，臉上一陣紅潤，含着笑說：

「孩子大了，調皮……俺們搬回老家了。海林，走吧。」

他們走了，喜珠才從牆角露出身來，想追上去叫一聲爹，又覺得頂摸不開的，手一拍，蹦躑了一尺高，便向村南頭的學校跑去了。

余海林跟着秀銀向家走，各人的心裏都想着各人的事情，沒吭聲，箭直的冲院去。

余海林，今年三十一歲，一九四〇年被反動派國民黨抓了壯丁；一九四七年三月在東北三元堡戰鬥解放過來。他開始對解放軍總是抱着懷疑，害怕，不說話，不工作，整天睡大覺；後來到了解放園，他初步的印象是：解放軍沒有官架子，當連

長、排長的跟他們吃一樣，穿一樣，睡在一起，說話又不橫眉豎眼。可是，他背後對人說：

「你別看解放軍現在對咱們好；國民黨不是說過，解放軍是先甜後苦嗎？」

「我可不這樣認識。」

別人怎樣說他還是不聽。當進步的一批上了前線，送別人走了之後，他心裏面有些嘀咕，找到指導員問：「那些同志是上那兒去？」指導員說：「他們是上前線，升主力，找蔣介石報仇去！」又過了一個多月余海林也到了前線主力部隊，他認識不到，解放軍就是自己的隊伍，只單純的覺着：部隊上的同志對他不錯，連長指導員對他們新補充到連上的很和氣，一下到班裏，全體老同志們又熱烈的歡迎。背地對一些新來的說：

「這隊伍還不錯，我當兵來，還是第一次碰上咧！」

班裏的公差勤務一點沒攤，吃飯同志們給他盛，打菜同志們搶着幹，他看到很新鮮，初步地安上了心。不久他參加戰鬥，親眼看到了班排上的戰友，個個都是頑強衝殺，連長親自帶頭衝在前面，他慢慢地有些慚愧。戰鬥結束，打仗勇敢的同志